

药王阁映三泉月 四副联藏千年心

□朱青龙

新绛县三泉镇，春秋时名“雄镇”，乃古绛州之古镇。九原山下，三湾碧水潺潺东流，绕村而过，故得“三泉”之名。如今，古镇在岁月流转中仍留存着独有的厚重与灵秀，村口那座历经数百年风雨的药王阁便是明证。

相传，“药王”孙思邈曾在此隐居采药、悬壶济世，护佑一方百姓。为感念其恩德，三泉镇不仅建有保护完好的药王阁，更曾立药王庙、筑晒药阁，“一庙二阁”共同供奉药王，成为古镇最鲜明的文化印记。药王阁始建于明天启二年，阁门前额“三泉镇”三字笔力遒劲、气势恢宏，历经数百年风雨侵蚀，依旧清晰可辨，早已成为三泉人心中不可替代的精神地标。

对于在外闯荡的三泉游子而言，无论前路是坦途还是坎坷，故乡那座高大的阁门，永远是照亮归途的一盏明灯，承载着最深沉的乡愁与牵挂。而药王阁上四副楹联，更是以笔墨为媒，将古镇的风光、历史与人文镌刻其中，成为解读三泉镇的密码。

高逼青天，凌云可望；
近连碧水，得月最先

此联雕刻于药王阁面东外侧，作者以略带夸张的笔法，既勾勒出药王阁的雄伟气势，又点染出其周边的秀美环境，更于字里行间暗藏着对上进之路的期许。

上联“高逼青天，凌云可望”，化用唐代孟浩然《越中逢天台太乙子》中“上逼青天高”之句，描绘出药王阁危楼高耸、直插云霄的壮阔景象。登临其上，视野开阔，仿佛世间所有凌云壮志皆可触及，令人心生豪情。

下联“近连碧水，得月最先”，源自北宋苏轼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的千古名句。三泉镇依水而建，药王阁紧邻碧水，仿佛能最先捕捉到月亮的清辉。此句含蓄委婉，借阁与水的相依之景，隐喻希望获得提携、优先得遇机遇的美好心愿。

每一个登临此楼的学子与游人，见此联中“凌云可望”“得月最先”的期许，或许能从中汲取奋进的力量与对机遇的向往。

览景开轩，首怀邱老；
临风倚槛，迹忆吴仙

若说外侧楹联绘尽了古阁的雄奇与机遇，那内侧这副则藏着三泉镇



▲药王阁门楼 王婷丽 摄

与历史名人的不解之缘。此联中“邱老”与“吴仙”两位历史名人，为三泉古镇增添了浓厚的文化色彩，让阁之景更添几分传奇韵味。

“邱老”即丘处机(1148年~1227年)，字通密，道号长春子，乃全真七子之一，金庸先生《射雕英雄传》中“中神通”王重阳的弟子。相传，这位曾为帝师的道家高人，曾在三泉镇设坛传道，留下了不朽的足迹。

“吴仙”则是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(约680年~759年)，又名道玄，被后世尊为“画圣”。三泉素有“晋南水乡”之誉，碧水环绕、风光旖旎，这般景致引得吴道子慕名而来，在此泼墨挥毫，将古镇之美定格于笔墨之间。

推开轩窗，临风倚槛，眼前是潺潺流淌的碧水，岸边杨柳依依、芦苇青青，水车旋转、碧莲绽放，良田美池、桑竹环绕，屋舍俨然、如诗如画。遥想当年，丘处机习惯名山大川，吴道子阅尽人间风光，却皆为三泉美景驻足流连，留下千古佳话，更让这座古镇的历史底蕴愈发深厚。

遥指风光，三桥虹舞；
豁眸色相，万井龙鳞

移步药王阁西面外侧，此处镌刻的楹联中以细腻的笔触，描绘出三泉古镇的水乡盛景，既有“三桥虹舞”的灵动，又有“万井龙鳞”的壮阔，尽显晋南水乡的独特韵味。

“豁眸”一词，出自唐代李中《登毗陵青山楼》“高楼闲上对晴空，豁眸开襟半日中”，此处指登高望远、开阔眼界；“色相”为佛教用语，意为万物的形貌姿态，在此处则指代眼前的自然风光。

“三桥”的由来，与隋代正平县令梁轨治水的典故息息相关。梁轨为疏导鼓水，依地势将其分流为三条河流，中间主河之上建有一座三孔石桥，名

曰孚惠桥，俗称三眼桥。桥两端有巨型石狮镇守，两侧石柱栏上雕刻着形态各异的兽果图案，栩栩如生。历经千余年风雨沧桑，三眼桥依旧风姿不减，成为三泉镇一张珍贵的历史名片。昔日，三眼桥东西两侧各有一条小河相伴，如今虽已消失，但从药王阁前流过的小河上，石桥与石护栏依旧完好，河岸青石铺就，尽显古镇韵味。

站在药王阁上，遥指远方，风光无限：黄昏时分，女子齐聚河边洗涮，捣衣声、洗衣声、鸟鸣声、谈笑声交织在一起，悦耳动听；落日余晖洒下，千里风光尽收眼底，田间禾苗初长，水面波光粼粼，宛如龙鳞闪耀，一幅美不胜收的水乡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。

鱼跃鸢飞，秀横良阁；
天光云影，月冷戍楼

与第三副楹联相对，药王阁西面内侧的这副楹联化用经典诗句，将三泉古镇四季之美与药王阁的静谧融为一体，字里行间尽是“晋南水乡”的钟灵毓秀。

“鱼跃鸢飞”出自《诗经·大雅·旱麓》“鸢飞戾天，鱼跃于渊”，描绘出鱼儿在水中自在遨游、雄鹰在天空展翅高飞的景象，寓意万物各得其所、自由自在。“天光云影”则源自南宋朱熹《观书有感》“半亩方塘一鉴开，天光云影共徘徊”，勾勒出天空与云朵的影子在水面上随波晃动的灵动画面。

“艮”为八卦方位，指代东北方向；“戍楼”即瞭望楼，此处与“良阁”一同指代药王阁。站在阁上，四季风光各有韵味：春和景明时，皓月临空，微风拂面，令人心旷神怡；盛夏时节，阁门外河槽薄雾缥缈，蛙鸣蝉噪交织，垂柳依依、荷花映红，尽显生机盎然；秋风乍起时，碧浪拍岸，登高远眺，又催人生出积极奋进的豪迈之情。

蓝天白云、清风晚霞，水之灵秀、花之芬芳，让三泉古镇恰似烟雨江南。这座依水而建、因药闻名的古镇，不仅是宜居的膏腴宝地，更是承载着千年历史与人文的精神家园。

数百年风雨侵蚀，药王阁依旧矗立，四副楹联依旧清晰。它们不仅是笔墨与时光的对话，更是三泉人乡愁的寄托、文化的根脉。往后岁月，这座古阁与楹联，仍将继续诉说着古镇的故事，照亮游子的归途，传承着千年的文脉，让三泉的底蕴与灵秀，在时光长河中永不褪色。

予观夫座中英杰，皆握瑾而怀瑜。经纶吐纳，腹藏万象玄机；术业纵横，胸罗八斗才韬。墨池腾蛟，笔阵惊鸿；吐纳珠玉，咳唾生虹。术业既专，已臻匠石之境；匠心独运，每出机杼之新。析数据则条分缕析，定方略则洞若观火。千端万绪，能理乱丝于掌中；九转回环，可化困局于指尖。细致入微，未有毫厘之差；雷厉风行，可掌瞬息之机。团队协作，善聚群智如川汇；独当一面，力扛千钧若山峙。

呜呼！小子何幸，得论道于诸公；蒙盛世之恩泽，念赤胆于平生；遇名师之教化，竭笃钝以驰驱。于是焚膏继晷，破卷穷经；常思履薄临深，未敢忘坠初心；踵武前贤，效先辈之遗风；倾诚所学，表寸心于微功。

□刘志军

牡丹被誉为中国“国花”，历来为文人雅士所吟咏，诗文不胜枚举，庭院多有栽种。

赏读武俊英、毛迎春二位的牡丹诗画，其核心即表达如下意思：不分御苑荒郊，开是真，谢也是真，仙姿裹着佛性，艳色藏着仙骨。连蜂蝶都懂：这国色，从来不是富贵，是撑得起荣枯的真。

这幅《国色天香》是诗、画、意三者的默契融合。武俊英的画是“形”，毛迎春的诗是“魂”，二者一起把牡丹从“富贵符号”升华为了“人格风骨”。

先看武俊英的牡丹画。她的画带着舞台式的鲜活气韵。花，用浓艳却不艳俗的玫红铺染花瓣，花瓣边缘晕染出轻透的粉白，像给牡丹披了层“水袖”，既有工笔的细腻(花蕊的黄蓝点缀见功底)，又有写意的舒展。叶，深墨重彩的叶片不是单纯的陪衬，而是以“浓墨压艳色”的手法，让娇柔的花有了“撑得住”的骨感，像舞台上青衣的水袖配硬靠，柔中带刚。趣，两只蜜蜂的“飞动”是点睛之笔，让静态的花有了“蜂来蝶往”的生机，也暗合了“国色”引万物倾心的意境。

武俊英从事戏剧之余，研习丹青，融汇声形与绘画艺术，她的画没有传统牡丹的富贵堆砌感，反而带着艺术家特有的雅俗共赏的温度，既美得不飘，又艳得不俗。

再品毛迎春的《咏牡丹》。这首诗是对画的精神拔高，完全跳出了咏花写美的套路。开篇“仙姿信意落凡尘，佛性何须问果因”，把牡丹从花写成了带着禅意的君子，对应画里牡丹不骄不躁的姿态。

“诗句千家难尽韵，丹青万派未全神”，是诗人对牡丹之美的谦卑——承认文字和画笔都难尽牡丹的神韵，反而衬出画与诗的“留白之妙”。末句“御苑荒郊本无别，衰荣开谢自存真”是全诗的魂，牡丹不管长在皇宫还是荒郊，开落都守着“真”，这既是赞牡丹，也是借牡丹说“做人要存真”，和画里牡丹“艳而不妖”的气质完全呼应。

最后看“诗画合璧”的妙处。武俊英的画给了牡丹“鲜活的形”，毛迎春的诗给了牡丹“立得住的魂”，“牡丹之冠群芳，实其气度神韵之‘大’之‘真’”的注解，这幅作品就成了“借花喻人的品格小品”，它不是在炫技画一朵牡丹花，而是用牡丹讲“真诚、大度才能长久”的道理，既好看，又耐人品味。



咏牡丹

诗/毛迎春 图/武俊英
仙姿信意落凡尘
佛性何须问果因
诗句千家难尽韵
丹青万派未全神
一枝一叶承天宇
百色百香起地心
御苑荒郊本无别
衰荣开谢自存真

注：洛阳牡丹花会间，因故往，友力邀观之，其貌其姿其色其香概不烦言。牡丹之冠群芳，非因其表，实其气度神韵之“大”“真”故也。窃以为，现今诸“星”诸“家”，如昙花一现，底蘊修浅薄寡陋故也。世间万物，非“真诚”“大度”难久矣！

育英铸魂赋

□温杰琳

清朗学府，锦绣文华。赤旗之下，学海无涯。红船启航开天地，立党修身；星火燎原耀乾坤，不忘初心。育群英以凝心铸魂，汇众才而聚力兴业。被德泽而化雨，引教义以深思。

观夫桃李芬发，梓楠俊茂。溯古而今，求真源于马列；探赜索隐，寻道旨在民心。讲席方寸，析百年之征途；宏文万卷，觅来日之华章。或论道于芹舍，或求真于翠微。思想之霖涤魄，理论之露濯魂。揽镜鉴而自照，知吾心之

缺忧；启蔽蒙以顿悟，明事理于致知。

此地有课程精研，体系昭彰。观邛笈之藏，若海水之汤洋；石渠之广，似星斗之荧煌。又观授业之德，比甘霖之润疆；传道之功，拟北斗之引航。品格锤炼，铸肝胆于腹身；本领提升，蓄伟力于八荒。案例剖析，明得失于既往；战略研讨，知良策于未央。

至若学风清正，纪律井然。思晨诵之景，闻钟而动身，无分晴雨；忆夜修之象，数漏以照卷，遑论春秋。立如青松翠柏，言若金玉振声；守规如奉圭臬，遵纪若循准绳。